



成精记

流氓痞子、泼辣美女、穷酸书生，联手演绎小人物
升职传奇，展现当代生活的多重困境。

孟驰北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成精记

孟驰北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精记 / 孟驰北著. -- 广州 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5. 2

ISBN 978-7-218-09998-9

I. ①成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31512号

CHENG JING JI

成精记

孟驰北 著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责任编辑: 李锐锋 吴锐琼

责任技编: 周杰 黎碧霞

装帧设计: 荷清设计

出版策划: 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出版有限公司

策划: 何腾江 吕斯敏

营销: 刘晓彤

地址: 中山市中山五路1号中山日报社7楼(邮编: 528403)

电话: (0760) 89882926 (0760) 89882925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编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9998-9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: 26 字数: 479千

版次: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(0760-89882925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760) 89882925 邮购: (0760) 89882925

第一章

这是乌鲁木齐的一家工厂。

新来了一位书记，细高个子，英俊潇洒。人一见就有一个好印象。他是做政工出身的，训练出一副好口才，很会讲话，不带草稿，口若悬河，再古板的话题到了他口中，都变得生动形象。他总能抓住听众的心。

在工厂家属区，有一座垃圾山，是多年堆积起来的。起初是一个小堆，倒也成不了精，害不了大事。厂领导换一次，小堆的体积增大一次（圈），后来就变成山了。工人说它成了呼风唤雨的妖精，真正为害一方了。垃圾怎能呼风唤雨？是工人玩了点小幽默，故意颠倒了因果关系。事实是每当大风吹来，垃圾山就发作起来，垃圾山的内脏——纸屑、破布、烂鞋、各种质料的碎片夹带着多种刺鼻的异味，当空飞舞，一时间昏天暗地，人们赶忙关闭门窗，不敢外出，任垃圾山呼啸逞威。

传出一条新闻：新书记发布决定，限后勤部门五天之

内搬掉垃圾山，否则后勤部门的头头就地免职。这个新闻使工人的心窝爆出喜悦来。

接着，就看见连成长龙般的汽车开到垃圾山前，几十号人挥铲动锹……

从建厂开始，工人就是挑水吃，挑水要走很远的路，冬天，冰封雪盖，人挑一担水，扭扭捏捏，回到家中一桶就只剩下半桶了。

又传出消息：新书记做出决定，两个月内给工人装上自来水！

新官上任三斧头。新书记可没限制在“三斧头”内，他斧头更多，斧斧砍在工人的心坎上，砍得工人心花怒放。

工厂里到处传播着新书记的新闻，传到谁的口中，谁都要添几根枝，加几片叶，越传越离奇。新书记被塑造成事事都能体现工人心愿的英雄人物。

从书记住的小院到厂部办公室还有一截路，要穿过厂区，新书记每天提前一刻钟上班，一路上正好遇见上下班的工人，起初因为彼此都很陌生，工人迎面走来只是好奇地打量他一眼。现在变了，工人从他身旁走过，都献上一张笑脸，有的干脆停下，向他一鞠躬，展现给他的是工人发自肺腑的热诚。

新书记住在一个5间平房组成的小院里，院内有一个花池，里面种着十几样花，花池旁有一张长木桌，桌上放着一个很大的鱼缸，新书记下班回来拾掇拾掇花，或者坐在鱼缸旁，静观小鱼游动。他夫人虽是农村出身，也受过中等教育，倒也知书达理，对丈夫是百般爱护，嘘寒问暖，几十年如一日。她老劝说丈夫：“你现在是书记了，养花养鱼的事交给我干，你考虑工厂的大事。”书记听了，每次都微微一笑：“进花池养花可温习一下劳动，观鱼可得些当领导的灵感。”这些话，他妻子听了半懂半不懂，也就不吱声了。丈夫的外形对女性本是很有吸引力的，但他是山东人，孔孟之道还束缚着他的思想，从未听说他有过拈花惹草的事。他的秘书也是位女性，但他选了个丑八怪，丑得人都不敢正眼瞧她。多少人说，这有损工厂形象，但新书记听不进去。秘书丑，是对书记内心世界最好的印证，有好几个客户，就从丑秘书联想到书记的品格，从而与工厂签订了不少购货合同。

书记夫人这天正无事坐在小院内乘凉，忽然走进一个人来。他探头探脑，在院子里张望了半天。书记夫人问：“您有啥事？要找书记，他在办公室。”

“没事，我姓陈，是三车间的工人。我还没进过书记的院子。我是来开开眼的。”

说完就搭讪着走了。

第二天清晨，那位姓陈的又来了，他专挑选在书记离家之后。书记夫人正好在喂鱼食。他喊了声：

“太太！”

这个称呼，他不是随便叫出口的。一路上他几经斟酌，反反复复地想该叫什么好。喊“夫人”，太文，他本是名老粗，不合他身份；喊“同志”，没有高低，对方听了不愉快。他最后就以“太太”相称，这个称谓真把书记夫人刺了一下，她周身不舒服，后来想想这也是个尊称，也就接受下来了。她笑着问：

“陈师傅，您有啥事？”

一看书记夫人的语气很和顺，他放心了，连忙走过去说：“金鱼最爱吃鱼虱子，我给您捞了罐鱼虱子。”书记夫人接过一罐子鱼虱子，喜得什么似的，说：“就是，鱼就爱吃这些，我家又没闲人，哪有空去捞。”

“没事，这以后我包了，我天天给您送。”

有一天下午，书记夫人正在院内洗衣服，也许是年过30的缘故，现在洗衣服老感到腰酸背痛。若在前些年，两个人的衣服一阵子就洗干净了，这天，效率竟是这样的低。她正想用袖口擦额头上的汗，忽然看见有个人走进院来，还没顾上问，那人已自报家门，咧着嘴笑着走过来了。

“我姓徐，祖籍也是山东菏泽，后来才迁到河南，我和您还是亲戚。”

“亲戚？”

“就是，您老家不是住在菏泽南街？南街上的陈定贵是我的家舅，我叫徐中才。按辈分您是我奶奶。”

“什么奶奶？”

一听对方对这个称谓不高兴，他马上悟到了，女性都怕说老，奶奶是和老连在一起的，他马上改口说：“您看我这死脑子，怎胡算的，不是奶，是姨。您怎不用洗衣机洗？”

“我想省点电。”

“姨，您放下，我来给您洗。”

他不由分说就把书记夫人手中的活夺了过去。

“不要喊姨，就喊我小刘吧！”

“姨！姨！姨！有您这样一个姨，我一辈子够吃够喝的了，我叫万遍都还嫌少。”

徐中才走出门，见人就讲，书记是我姨父，几十年断了的亲戚今天才接上茬了。这消息不胫而走，既然有这种关系，大家对他都得掂量点。徐中才在车间里本是个不入流的，大家送他的不是冷眼，就是冷语，就没把他当成个正经人看待，现在高攀了这门亲戚，大家对他都得另眼相看。也有人怀疑说徐中才平常讲话就没有个实在的，说不定是吹的！多数人推断这是真的，徐中才没吃豹子胆，敢和书记乱扯藤拉葛。但是还有一个人多了个心眼，来了个明察暗访。他叫万占贵，连着几天，追踪徐中才，亲眼看见徐中才进了书记家的门。

这天，他去看徐中才。徐中才住的是20世纪50年代修的土坯房。厂里修了几幢楼，有一两百户上了楼，幢幢没有他的份，他还是在老屋中凑合着。因为他没有人缘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也难得有几个人走进他的房子。

万占贵敲徐中才家的那扇破门：

“老徐哥在家吗？”

若在往日，有人来拜访他，徐中才会觉得这是三生有幸的事，定会躬身相迎。现在，既然和书记家认了亲，他自觉身份变了，应该有几分矜持。他慢吞吞地走过去，开门一看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

“我当是谁，是老万，啥风把你吹到我门上来了？”

万占贵精于从他人的表情和讲话的语气中揣测其内心活动，徐中才喊他“老万”吞食掉一个“哥”字，就带着居高临下的气势，已经不把他平等相看。他感到受了侮辱，内心里暗暗怒骂：“狗日的，才几天功夫，你就烧成这个球样，连车间主任都不敢喊我老万，你喊！”可他牢牢压住这股怒气，不让它表现在脸上。姓徐的，他现在是书记夫人的表侄子，得承认这个事实，大丈夫该低头时得低头。他脸上的笑容更浓，说：

“人真难说，碰上时来运转，啥好事都会落到你头上。就拿你老哥来说，谁能想到你会跟书记攀上亲？”

“这啥叫碰运气？谁和谁成亲戚，是老天定好了的，怎能说成是运气。我和我姨小时候一起上过学。我的小名叫金宝，平常人都喊我‘宝子’。我姨一遇到人欺负她就喊：‘宝子！快过来，有人欺负我！’”

“那这样说，你们还是青梅竹马！”

徐中才刷地变了脸。他用责备的口吻说：

“你怎说出这种骚情话来，什么亲妹子不亲妹子。她是我姨。你这话传到我姨父耳朵里，你吃不了得兜着走！”

万占贵初中毕业，稍稍沾了点知识分子的边。他喜欢在别人面前咬文嚼字，常常牛头不对马嘴，弄出点笑话甚至惹出过是非，但他没有接受教训。譬如方才他说的这句，本来就不得体，听话者又是半文盲式的工人，又理解错了，局面搞得很尴尬。他赶忙帮对方消解怒气：

“你看我这张臭嘴，怎说出叫人听到岔道里的话，你老哥就当 I 放了个臭屁，不要在意。”

徐中才还没听见万占贵在他面前这样低三下四说过话。他看出他刚才的几句话竟把姓万的吓唬住了，平生连他的妻子都不怕他，现在有人怕他了，怕就是他身上产生了威信。一道喜悦的光影从他心头闪过，他的双颊都泛出了红光。

“以后说话要小心点。你也快四十岁的人了，把自己的嘴管牢，‘文化大

革命’不就是因为乱说被押到台上坐了一回喷气式。”

万占贵仗着自己有一点文化，很自负，平日见了徐中才都不愿用正眼去瞧，今天用这种语气和人说话，已属不寻常，现在，徐中才竟然训斥他，揭他的老底，他按捺不住了，也就反唇相讥：

“老哥，我和你都一样，你不是也因为冒充贫下中农，戴着块大牌子游了街么？”

徐中才一看对方较起劲来，也不敢对着干。因为认亲的事还不扎实，万一将来有点变故，日后在厂里怎做人？现在就让姓万的一把。他嘿嘿笑了声说：

“豆腐一碗，一碗豆腐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别提了，还是说我们眼前的事。说起做人，难啊！谁都有他难唱的曲子。就说我那个姨，你说她，厂内三四百号女的，有谁赶上她的福气！可是她也有她的难处，我不把老哥你当外人，有啥说啥。我姨年过三十，还没生育过。这把我姨急得，她还托我找偏方哩！”

“找偏方？”

“就是，要是谁给我姨找到个能生出小孩的偏方，她不知怎么感谢法呢。”

书记夫人因为是个家属，膝下又无儿女，闲散日子真难打发，种花养鱼能消耗点时间，但消耗不多，她总觉得光阴慢得像八十老翁走路，很难打发掉。这天，她正在院落里做针线。她虽无子女，但她喜欢给小孩做鞋，她断断续续做了五六十双鞋了。她还在做，一针一线都做得非常精细，此刻，她正在做。忽然一抬头，在半掩的门旁站着个一两岁的小孩。她最爱小孩，是谁家的小孩跑到她家门口来了，真稀奇！她连忙走过去看。

小孩长得白白胖胖，老回头看，仿佛后面有人跟着，在指挥他，要他向前。他毕竟小，怯生生地，不敢往前走。书记夫人快步走到门口，把那个小孩子抱起，小孩一看生人抱他，哇哇直哭。这时，走过一个人来，此人正是万占贵，他说：

“江江，快喊干娘，喊干妈！”

小孩哪听大人吩咐，全身挣扎着哭。万占贵走过去，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巴掌：

“你有这个干妈，就有八辈子享不完的福，你还不喊！”

“不要打，不要打！不喊就不喊，娃娃小。”

书记夫人说着就去哄小孩：“别哭，走，到我家去，阿姨给你削苹果吃。”

书记夫人抱着孩子向院落中心走去，万占贵也就跟着进了院子。此时此刻，万占贵感到一阵舒心。第一道栅栏，他闯过了。他在院子里搬过一张小木凳坐下。

孩子抱了一个大苹果，停止了哭泣。书记夫人越加喜爱这个孩子，一个劲

地亲，她说：

“师傅！你好福气，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。”

“生在我家有啥用，这是他命不好！要是生在书记家，上大学、留洋，真是鸿运高照。”

“师傅，别这样说，生在哪家都一样。”

一阵沉默，万占贵鼓起勇气问：

“怎不见小公子？”

书记夫人脸刷地红了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我……还……没……生。”

“听说夫人要找个偏方？”

书记夫人有点急了：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我听徐中才说的，我们俩是好朋友。天知地知就我们两个人知，夫人你放心，这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，偏方的事你交给我。”

书记夫人低头不语。

第二章

这天徐中才从书记家洗完衣服回来，路过厂子弟学校，遇见四车间高师傅家的女人在校门口大发牢骚。徐中才是个惟恐天下不乱的人，平日，总盼望在自己生活圈之外发生点什么，譬如吵嘴打架之类，他挤进去可看个热闹，编起闲传来，也多个新鲜话题。现在听高家女人在骂街，他连忙凑上去问：

“大妹子，啥事情把你得罪了，发这么大的火？”

高家的女人在厂里也是有名的“惹不起”的料，平日无事都要找事，现在有事惹到她了，她能不好好发作一阵？你听！她真像河东狮子吼：

“徐哥，你评评理，人家有后门的，六岁就上了学，我这个远房侄子七岁零两个月了，他们不要，说教室满了，人多坐不下，你说这不是欺负我们老百姓吗？”

“大妹子，你还不明白，现在干啥事都是关系，有关系，你进哪个门，哪个门就给你开；没关系，你就在门外站着，

喝西北风去吧！”

“他妈的，我就恨这个关系。”高家的女人说。

“恨有啥用呢！大妹子，你消消气，小孩上学，小事一桩，我包了。”

在高家女人的记忆里，这位姓徐的在厂里是个不起眼的人物，前不靠山，后不靠河，在人缘上是棵独苗，四面八方都挂不起钩，今天怎么口气这么硬？她嘴边挂着一丝蔑视的笑，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两遍，半信半疑地问：

“听口气，徐师傅好像有办法？”

“不假，这有啥难的，叫我姨打个电话就行。”说得那么轻松。

“你姨？”

“是我姨，就是书记夫人。孩子上学，我姨打个电话就行。这有啥难的！”

高家女人在人缘上也是个机灵鬼，她一听就是一惊，他啥时攀上这门亲？一瞬间，那姓徐的在她眼里变得高大了。她脸上立即堆满了笑，把方才的猜疑和轻蔑都藏得干干净净。她说：

“有你这门亲戚发话，还有啥事办不了的。这就仰仗你了。”

“你等着，我进去和我姨通个电话。”

高家的女人看徐中才这副仪态，不像吹的。她一阵感慨，人真不可貌相，三日不见，就得刮目相看，这话一点不假。

还不到一刻钟，徐中才和子校教务主任肩并肩走出校门来了，徐中才神气活现地用手一指说：

“看！就是这个孩子！”

教务主任一脸谦和地问：

“几岁了？”

“七岁零两个月了。”

“子校就是为工人服务的，到了年龄就该上学，走，跟我办手续去。”

高家女人扑过来，两手攥住徐中才的手说：

“徐哥，你说话人家听啦！以后就得抱你的大腿了。”

高家女人的嘴就是个小广播，没半天功夫，就给徐中才把名扬出去了，说他怎样攀了高枝，说话行事都牛皮了，连子校的教务主任，是个科级干部，厂里也算是个人物，在徐中才面前也低三下四。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传的过程中，有人自不免要加评论，说徐中才的报复心强，以后在他面前说话行事都得当心点。

徐中才也没料到此事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。高家女人的侄子上了学，又有几家人为同样的事求到徐中才的门上，也真灵验，几乎是有求必应，有求必办到。有事求干部，脸难看，话难听。空着手进去，人家就送上一顿不凉不热的

官腔，弄得你晕头转向；带上礼物进去吧，带得少，人家翻翻白眼，带重礼掏不起。如今有了徐中才，这个门坎好进，两斤水果，一瓶水酒，人情就换下了，事也办下了。渐渐地，徐中才的家热闹起来了。

起初是“徐师傅”“徐哥”的称呼，后来不知怎的都改称他“大舅”。他本自认是书记夫人的侄儿，公开场合，喊声侄，也太不体面，现在喊他“大舅”，等于把他和书记夫人的亲戚关系升了一级，听起来也荣光，别人喊，他也就应了。到底他是谁的大舅，也无人敢考证，也就以讹传讹了。

“大舅”的门庭热闹起来，礼品也渐渐多起来，由水果扩大到糕点，由糕点扩大到营养礼品。总之，托他办事的难度在增加，礼品的规格也在上档次。他家的饮食也讲究起来，隔三差五，“大舅”的妻子总要拎出四五只空酒瓶去卖。

“大舅”发现他在众人眼中身份变了，变成个人物了，他才意识到这门关系的重要。关系就是个宝，这个宝既然落在手掌中了，就得好好用用宝的法力。别小看徐中才，他虽是个工人，还很有悟性。他从社会语境里吸取了灵感，不仅懂得营造关系，关系一旦到手，还懂得炒作关系。

书记的家住在工厂大门附近的院墙内，人进人出，都得走过工厂大门的那条马路。老徐有事无事，都要到那条马路上转悠。那是他自我广告的理想空间。见人他就主动打个招呼，人家有口无心地问一句：

“大舅到哪儿去？”

他马上吐出一句：

“到我姨那儿去了。”

许多时候，他手里拎一包东西，见人就眼前一亮，说：

“给我姨送包子去了，我姨就爱吃我家的包子。”

许多爱留心的人也证实了这一点，他们的确看见他去时拎着包东西，转回时两手空空。

他的广告术的确产生了效果，求他的人越来越多，他家的门坎被踩出了一道印。到他面前来的人都捧他、恭维他，他已觉得自己不是在众人之中，而是在众人之上，对平头百姓，他觉得要朝下看了，讲话变腔调了。说老实话，他长到30多岁，见到的最大的官就是工厂厂长，就是厂长也没有面对面地打过交道。但车间一级的还是见识得多，也许是凭他的直觉，当官的讲话都要拖长音，特别是尾音，他也学着拖长音，在他印象里当官的都爱耸肩膀，他也耸起肩膀来了。他老婆感觉到了这种变化，就讽刺他：

“你怎么啦？没事乱抖身子干什么？像是在抖虱子。”

“你怎么啦？吃饭就吃饭，非要说成吃……饭，怪腔怪调的，多难听。”

他的妻子杨氏平时对他说话老是冷嘲热讽的。他心里早就想过，狗日的黄

脸婆，老子有朝一日把你休了，看你的嘴再臭！

他爱听河南梆子。常香玉的《穆桂英挂帅》，他也能哼几段，最近这几个月，一旦闲下来清静无事，他就爱哼一句戏文“求大人”。他欣赏这个称谓，吟唱这句戏文的时候，就像是在呼唤自己。

有一天，他和他 10 岁的孩子在家中玩。他要他的孩子跪在地上按豫剧的腔调唱一声“求大人”。孩子也是个调皮鬼，答应按他的吩咐去做，但条件是要给两毛钱。条件满足了，孩子装模作样跪在地上学唱了一句“求大人”。

老徐得到了满足，哈哈笑了，笑得那么开心！

他又拎着一个小包向工厂大门口的路上走去，迎面走来了外号叫铁疙瘩的陈华。这个人 是动力车间的，对付汽轮机他有绝招，只要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，十说十准，连电机工程师对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这位陈师傅就因身怀这种绝招，自知厂里少不了他，就什么都不放在眼里，厂规厂纪到了他身上，都成了白纸上的黑字，啥作用都不起。他又练过几天功夫，腿、脚、拳都叫人招架不住，因此他更加肆无忌惮。他扇过财务科长一个耳光子，他一掌把一位车间主任打了个狗吃屎，他惹的事真多，他是保卫科的常客。对他有啥办法呢？就是保卫科长也不敢对他吹胡子瞪眼。有时候，连错误两个字他都咬紧牙关不说，头一昂，大摇大摆就走了。所以在厂里，他得了个绰号：铁疙瘩。对他，人们褒贬不一。有人说他是《七侠五义》中的人物，好打抱不平，厂里有这么一个人，恶人也怯三分。有人从根本上否定他，说他像天津的混混：正经的人欺负、不正经的人也欺负，是非善恶分不清楚。这个评价或许很准，不论什么人见了他都绕道走，怕在他身上触霉头。

徐中才平日对铁疙瘩就怕三分，在厂里若要是碰上，不敢近距离照面。这天，老徐自觉在厂里也多少是个有身份的人了，铁疙瘩也不会不理这个茬，再说又不惹他，铁疙瘩总不能无端生事。他没有躲闪，就摆出一副笑脸迎上去。

相隔有一米多远，铁疙瘩就在马路当中一站，摆出拦路虎的架势，分明是向徐中才挑战，徐中才的心咯噔一跳，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。徐中才也不是好惹的货，也是有点泼皮劲，只不过他们这号人都有欺软怕硬的个性。要是遇上软弱点的，他等不及攥拳捋袖，早恶虎一般扑上去了，可现在是“铁疙瘩”，他得装孙子。他的样子装得特别的谦恭。

铁疙瘩本就是寻衅的，徐中才造作出的那点谦恭软化不了他的刁钻古怪。他问：

“姓徐的，你是谁家的大舅？你他妈是给人家洗裤衩子的一个臭家伙，凭什么让人称你大舅？”

“陈师傅，你这是怎么说的，我和你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找我的茬算哪门子？”

“你说哪门就哪门。你手里提的啥？是不是又给你姨送包子去了？”

说着，铁疙瘩飞起一脚，把一包包子踢了个稀巴烂。这时正值下班，马路上人如潮水，一见此光景，都停下脚步看热闹。谁的脸上不是一层皮？徐中才的浑劲也上来了，出了拳脚。铁疙瘩的一招一式也都是练过的，拳、掌、脚很少出空，一拳一脚都落在徐中才的身上、头上、脸上，而徐中才的拳脚都被挡了回来。

说老实话，这些年，工人就恨这些关系户。原本一模一样的工人，就因有了那点关系，就狗仗人势，装模作样。现在铁疙瘩教训徐中才，是给他们出气。他们都希望把“大舅”打得狠些，再狠些，竟没有一个上前拉架的。

徐中才已经吃了亏，越来越招架不住了，他多么盼望有人来拉架，可是周围的人都袖手看热闹。最可恨的是，每次铁疙瘩在他身上打出声响，周围的人就齐声呐喊：“好！”简直是在给铁疙瘩助威。

铁疙瘩一见徐中才的两个嘴角都出了血，也不敢再撒野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国法难容，他便住了手，说：

“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大舅，去，给你的姨姨、姨父告状去！”

说完，他便挤出人堆，扬长而去。徐中才无端受此欺辱，怎肯轻易罢休，他装着整理衣服，故意磨蹭时间，等铁疙瘩走出一段路，他跳着骂道：

“狗日的，铁疙瘩，有种你就等着，看老子有没有地方收拾你！”

徐中才向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啐了几口，便朝工厂大门走去。人们都猜出他奔向哪儿，胆小怕事的人已经为铁疙瘩作出凶多吉少的预测。

徐中才怀着一肚子委屈朝前走，心里一直在算计见了书记夫人怎样把事情能描述得危言耸听些，怎能挑起书记夫人的火气。他相信，书记夫人给保卫科打个电话，铁疙瘩就有好果子吃了。他还在猜，谁给铁疙瘩烧了这把火，说不定后面还有什么背景，要是有后台，也得把他揪出来。他相信他的这一状准能告出个名堂来。

他刚走到书记住宅的那条弯道内，有人在他背上击了一掌，还硬硬邦邦喝出两个字：

“站住！”

徐中才回头一看，是万占贵。他的神情严肃得像塑在庙里的泥菩萨，两只眼睛紧紧盯着徐中才，作了个向后转、跟他走的手势。徐中才一时弄不清万占贵在玩弄什么玄虚，猜不透万占贵的沉默中包含的内容。万占贵不像他是一个老粗，肚子里是有点墨水的，为人处事很有点谋略，厂里人遇到什么疑难之事，都跑去向他诉说，求得他的指点。对这一点，徐中才是早有耳闻的。徐中才猜到这一点，万占贵追上来呼唤他掉头，一定有文章在里面。他老老实实在地尾随

着万占贵往前走，一直走到万占贵的那间破平房里。万占贵拉过一张凳子，又端来一盆清水，说：

“快，把脸上的血洗掉！”

“洗掉？这是狗日的铁疙瘩打我的证据。”

“证据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向我姨告状。”

“告状，你别干这种傻事啦！铁疙瘩把你打得这么狠就是想把事搞大，搞大了，才能惊动厂党委，惊动书记。你现在有人给你送礼，巴结你，都是因为你有个姨。书记一旦知道此事和夫人有牵连，万一把夫人责怪两句，夫人断了你的路，也断了我的路。在你我面前，就别说假话，把心亮出来说话。和夫人拉关系，就是想得一点好处。今天，这个关系好容易拉上了，为这点子事，就断了，你说这值得吗？”

“那就让这狗日的白打了不成？”

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有这个关系在，还怕没有卡他喉咙管的时候？”

徐中才再三捉摸，觉得还是万占贵说得对，初次和万占贵交往就领略了他的韬略。本来和书记夫人的关系都是深埋在心中，在心中做事的，不料万占贵这个机灵鬼早就看得一清二楚，一下子捅到桌面上，赤裸裸的，一点不掩饰。想想事情和他说的一样，和书记夫人就是这层关系。他说：

“占贵哥还是你说得是！”

万占贵在鼻孔里哼笑了一声，说：

“我姓万的说话不遮遮掩掩，吞吞吐吐。我读了几年书，字是识了几个，但没染上知识分子的坏毛病，要划成份，还属于老粗一伙的。我给你明说了吧！你大字识不了几个，又没有技术，夫人再对你好，也没法给你个一官半职。文化大革命期间是专提拔姓‘粗’的，可如今对你吉星高照的日子已经过去了，这一改革开放，姓‘粗’的不吃香了，姓‘细’的又红火起来。车间当个小干部，也要看你有没有个什么证书。你就死了这条心，不要给夫人出这种难题。你就靠你姨的关系，在厂里给人办事，人们汤汤水水地给你孝敬，你吃的喝的穿的不都有了？一年下来也不少。现在你帮人办点小事，人家给你送点吃的喝的，将来你要是和你姨关系好，能在厂里给人办大事，说不定，别人会……”他往窗外一看，把声音压低说：“会给你送钱。”

徐中才被说得口服心服。他觉得万占贵是给他算了个命，准确地勾画出了他的企求，和他心里想的竟是不谋而合。他笑了，说：

“占贵哥，你要是摆个地摊，给人看相算命，生意包行！”

万占贵到厨房剥了两个煮鸡蛋，提了半瓶酒出来，说：

“来，徐哥，我知道你现在有伊力特喝，我呢，没人孝敬，一个月，实实在出还是那 300 元的工资，要养活一家人，不容易，只能打点散酒喝。我知道，现在找你姨的就你我，还有提鱼虱子的老陈，我们三个人得相互搭桥，不要相互拆台。遇到适当的时候，就在我姨面前美言几句。老陈我和他谈过，他的鱼虱子也不是白捞，他有他的打算。他自己明白得很，他姓‘粗’，今天有啥好果子叫姓‘粗’的吃呢？现在汽车部件是市面上的缺货，他巴结你姨，就是想打你姨的招牌和供销科的人拉上关系，有一两样的汽车部件能通过他的手往外卖，他收个中介费，十块八块，几十、几百，一年下来可不得了。”

两个人干了一杯。徐中才心甘情愿承认自己是“老粗”，没有半点心计。面前坐的这个万占贵，他可是有板有眼。徐中才自思，从他溜进书记的家门，就没细心斟酌过，心里有欲求，但朦朦胧胧地就没认真想过，倒是万占贵条分缕析讲了个明明白白，现在经万占贵这么一提，忽然他悟到了许多。和书记夫人的交结，这是一篇难做的文章，是要费心机的，不能像只红头苍蝇似的瞎撞。看起来做啥事都得有高人指点，此刻坐在他面前的就是位高人。他和万占贵对饮了一杯，说：

“占贵哥，那你图个啥呢？”

“有学有识，我算不上，签个名字写个收条我还行。我有自知之明，担子重了会把我的肩胛骨压断。我大儿子今年 16 岁了。现在你没听说，爸爸不带长放屁不带响，儿子走到哪里，一问老子是个水暖工，人马上就矮了几截，人家就冷眼看待。我想过了，长不是，员也行，这样儿子高中毕业到社会上也好混些，就是找对象也好找些。我们车间的保管员刘佩林今年 59 了，明年就退休了，要是书记夫人开眼，把这个差事给我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保管员总是个干部，我家三代还没出过个当官的，我希望老天爷在我身上开开眼。”

“这容易，我在我姨面前提一提。”

“那就谢谢你了，来！敬你一杯，事成了，我给你摆酒席。”

“别客气，现在加上老陈，我们三个人都抱定一棵大树，就得相互照顾。”

“是！是！今天请你到家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。今后遇事，通通气，大家商量着办，免得踩翻船。”

“你给我姨找偏方的事，怎么弄下了？”

“找了两个，药都配齐了，你姨也吃了，好像没啥用处，我又不好开口问。最近我从阜康兵户乡一个回族老乡那里搞了一个，就有一样药不好配。”

“啥药？”

“是长在博格达峰下的一种草，草的样子他都给我说了，我这就准备凑个星期天去一趟。这种草金贵得很，就七八两个月有药性。错过这个时间，拉一汽车来也没用处。”

第三章

高家的女人那天从学校回来，教务主任的两张面孔交替出现在她眼前。一张冰凉，冰得叫人心寒；一张滚热，热得叫人烫手。冰脸是摆给她看的，热脸是摆给徐中才看的。教务主任的变脸分明是区别她和徐中才的不同身份。若是别人，她也就认了，而这个徐中才，在她眼里，就是个小偷小摸的货！那年秋天厂里分冬菜，他趁总务科的人忙着过秤，偷走了几棵白菜，走出没几步，被逮住了，要罚他款，弄得很丢人，还是她出面说情，才把这桩事化解了。那天徐中才向她左一声谢，右一声谢，“大姐”“大姐”叫得那么亲热！谁知道这狗日的自从把书记夫人认了个姨，就抖了起来，居然也成了一个人物，虽说出了工厂大门，他屁也不是，但在厂区内，他现在还是有点牛皮。

那天，她的心情够复杂的。侄子靠徐中才上了学，这在一个干部家庭，普通得像喝凉水；可在她家，实在还是桩难事。她该感谢徐中才，可是一想到这个具体的人她心